

世 纪 知 交

——冰心与巴金

名誉主编：张 锲 陈 恕
主 编：李朝全 凌玮清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纪知交——冰心与巴金/李朝全、凌玮清主编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1999.9

ISBN 7-80130-339-3

I. 冰… II. ①李… ②凌… III. ①冰心-书信集②巴金-书信集 IV
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3033 号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 (010) 65133603 (发行部) 65244792 (编辑部)]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印刷: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 10

字数: 110 千字

印数: 5000 册

版次: 1999 年 10 月 第一版

印次: 1999 年 10 月 (北京) 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30-339-3/K·111

定价: 15.00 元 (软精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前 言

巴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，中国历来就有以文会友的传统，……。他在过去七八十年文学生涯中，“以文会友”，与许多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而他和冰心近一个世纪的交往，则是其中最真、最美、最纯的乐章之一。

1919年，五四运动把冰心推上了文坛。巴金正是从阅读到的冰心的小说和诗文里结识了她。因为少年失母，性格比较孤寂的巴金从冰心优美的文字里得到了温暖和安慰，感受到了人间的爱和真情。后来，几经曲折，他自己也走上了文学之路。30年代初期，二人因工作关系而相识，不久后，这两位真诚的作家就结成了挚友。40年代初，冰心还非常放心地把自己的作品集交给巴金去编。此后，即使是在冰心远在日本期间，两人依旧保持着经常的联系。

1951年冰心回国。自1953年起，她和巴金两个人，两个家庭，一在北京，一在上海，来往日密，情同姐弟，亲如一家。这种美好的交往持续了13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，一场历史的浩劫把这对挚友完全隔

绝了，音信杳渺竟达 11 年之久！

1977 年巴金平反复出。5 月 25 日，冰心从《文汇报》上重新读到她熟悉的巴金的文字，异常地激动和兴奋。从此，这两姐弟又回到了从前美好的时光里：不时地见面，一起去日本访问，经常地促膝畅谈和交流……像一场永远醒不来的好梦。1985 年 5 月以后，二人因年事已高，难以远足，再也无法相见，只好将满腔的感情都倾吐在笔端纸上。上海，北京，迢迢千里，鸿雁频传情与思。直至 1997 年冰心 98 岁巴金 94 岁，两人之间还有书信往来。而在此后的时光里，二人还经常通过他人互传音信，互致问候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安慰。耄耋之年的两位文学大师，都一样挚诚如赤子，倡导并坚持“讲真话”，始终牵挂着热爱着自己的国家、民族和人民，赢得了文坛内外普遍的尊敬，被誉为“中国知识界的良知”。尤其是这两位老人之间借助文字书信，表达相互关爱和相互激励之情，读来令人无不动容。

冰心和巴金 80 年始终不渝的友情，早已成为当代文坛耳熟能详的一段佳话。在冰心先生不幸于今年 2 月 28 日去世之后，我们有幸得到冰心先生和巴金先生的家属，特别是陈恕教授和李小林老师的鼎力支持，经过多方搜集资料，并进行必要的考证、注释和编辑，编成了目前这样一本书。我们把这本书献给我们敬爱的冰心先生的在天之灵，献给渴望友情的每一个人。

外，均由其家属和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。个别文章尽管涉及相关的内容不多，但因对全面完整地了解这两位文学大师的交往有所帮助，我们亦全文或节录收进本书。

本书的编辑，得到了众多同志在百忙之中予以的关心和帮助，值此书出版之际，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！

编 者

1999年9月于北京

世纪知交 ——冰心与巴金

一位是“五四”的元老，一位是“五四”的产儿

冰心，本名谢婉莹，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建福州，祖籍福建长乐横岭乡。

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11岁的冰心将攒下的10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去做劳军的捐款。1914年，她开始撰写了一些长篇小说，但都没有结尾。同年考入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，受到基督教义的影响，“爱的哲学”开始在她心中萌芽。

1919年，已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学学生的冰心，听到北京的大学生为阻止北洋政府在出卖青岛的巴黎和约上签字，在5月4日上街游行，火烧赵家楼的消息，心情无比激动。5月5日，她即投入学生爱国运动，参加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。是年8月，在女学界联合会的推动下，冰心在《晨报》上发表《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》，署名谢婉莹。这是冰心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。9月18—22日，她在《晨

报》上连载小说《两个家庭》，这是她的文学处女作，并第一次使用“冰心”这一笔名。“一来因为冰心两字，笔书简单易写，而且是莹字的含义。二来是我太胆小，怕人家笑话批评；冰心这二个字，是新的，人家看到的时候，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。”

没曾想到，冰心的小说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。冰心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，接连发表了《斯人独憔悴》、《去国》、《超人》等一系列后来被称为“问题小说”的作品，就此奠定了她在“五四”文坛的地位。

1921年，当《超人》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的时候，编辑茅盾在小说后面以“冬芬”的笔名附注：“雁冰（即茅盾自己——编者注）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，我不禁哭起来了！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？如果有不哭的啊，他不是‘超人’，他是不懂得吧？”

不久，身在四川成都的17岁的学生李尧棠（巴金原名）和他的三哥李尧林就读到了这篇小说。巴金1942年回忆：“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，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。我们知道了爱星，爱海，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的母爱。（我记得《超人》里的那个孩子，他爱他的母亲，也叫我们爱我们的母亲。世界上真有不爱母亲的人么？）现在我不能说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曾给我加添过一些生活的勇气，可是甚至在今夜对着一盏油灯，听着窗外的淅沥的雨声，我还能想起我们弟兄从书上抬起头相对微笑的情景。”

巴金，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旧官僚之家，本名李尧棠，字芾甘。祖父李镛为官多年，是大家庭的家长。父亲李道河也曾在四川广元做过两年知县。富于爱心的母亲陈淑芳在巴金14岁时病故，她“爱一切的人”的教诲对他影响很大，他后来深感没有母亲的悲哀。1919年，五四运动爆发，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等一批进步书刊涌入四川。他后来又接触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，受其影响，1921年4月1日，在成都的《半月》杂志17号上发表《怎样建设自由平等的社会》，署名芾甘。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。

自1922年元旦起，冰心陆续在《晨报》上发表泰戈尔《飞鸟集》式的短诗《繁星》和《春水》。

这一年的初夏，李尧棠从《晨报》上读到了《繁星》和《春水》，便学习着写作新诗，投寄给郑振铎主办的《时事新报》附刊《文学旬刊》和《妇女杂志》。1922年2月21日《文学旬刊》发表《被虐（待）者底哭声》（12首），这是李尧棠最早的文学作品；1923年1月20日发表《诗一首》，以“更夫沉重的铃声”，象征“内心的寂寞和痛苦”，在冷酷的人世间，更忆起“亡故的母亲”的爱和温暖。此后，他还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小诗。这些小诗在形式和写法上都学习了《繁星》，有些诗甚至在立意上也受到了冰心的影响。巴金后来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：“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。我们喜欢冰心，跟着她爱星星，爱大海，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

的作品里找到温暖，找到失去的母爱。我还记得离家前的那个夏天（巴金 1923 年 5 月离家赴上海——编者注）满园蝉声中我和一个堂弟读着《繁星》，一边学写‘小诗’。这些小诗今天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，虽然我就只写了十几二十首。我不是诗人，我却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我的前面，我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。”——早在热情洋溢的学生时代，年轻的巴金就开始发现冰心的心与自己是相通的。因为事实上，他不过比冰心小四岁。

从冰心的《超人》开始，李尧棠成了她的作品的爱读者。1923 年 5 月，当他离开成都的大家庭，搭船去重庆，经过泸县，还特地上岸去买了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《繁星》。就是这一册薄薄的小诗集，一路伴着他来到了人地两生疏的上海，寻找一条人生的新途。

1927 年 1 月，他离开上海前往法国。1928 年 9 月，在巴黎完成长篇处女作《灭亡》，次年发表于《小说月报》，从此登上文坛，并第一次使用“巴金”这一笔名。“1928 年 8 月我写好《灭亡》要在原稿上署名，我想找两个笔划较少的字。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《伦理学》，我看到了‘金’字，就在稿本上写下来。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，这个朋友姓巴，……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，但是在国外，人多么重视友情。我当时想到他，我就在‘金’字上面加了一个‘巴’字。”1931 年，巴金撰写长篇小说《家》、《雾》，1932 年撰写《新生》、

《雨》、《砂丁》、《雪》，1933年作《电》。

冰心则于1923年8月赴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留学。1926年回国，应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。1929年6月，与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。

在五四运动70周年后的1989年7月，巴金在为卓如著《冰心传》所作的序中写道：冰心是“五四”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，我却只是这运动的产儿。

冰心是在“五四”进步思潮的裹挟下，勇敢地拿起笔来，以自己独具魅力和风格的小说揭示、针砭种种社会问题，积极投身文学的时代主潮之中，从而成为“五四”时期活跃于文坛上的女作家之第一人。她又以《繁星》和《春水》开辟了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，“繁星体”、“春水体”蔚然成风，风靡一时；而她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热情投入和杰出贡献，又使她同时成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之一。冰心的作品，不仅影响了后来的一辈辈人，就连“五四”时期包括巴金在内的一大批热血青年也受惠其泽，从她那里得到温暖和安慰，汲取营养和力量。

“我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，
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”

1933年，章靳以在北平创办《文学季刊》。那时巴金刚到北平，协助靳以办刊。冰心、周作人、朱自清等出任编委。

1933年12月（据冰心回忆，此事发生在初夏

——编者注)的一个早晨。燕京大学燕南园寓所。阳光从窗外涌泻进来，照耀在书桌上供着的一瓶鲜红的玫瑰之上。巴金在冰心好友章靳以的陪同下，第一次来到冰心家。他们是来为《文学季刊》组稿的。

靳以显然是老熟人了，他坐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，正向着阳光，脸上红扑扑的，像朵玫瑰花，有说有笑的，如同在自家一般。而巴金向来是善于书而拙于言的，也可能是因为初次见到自己钦慕的大姐，显得有些不善言辞。

冰心后来回忆：

那时我们都很年轻，我又比他们大几岁，便把他们当作小弟弟看待，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。靳以很健谈，热情而活泼。巴金就比较沉默、腼腆而带些忧郁。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早期一些作品了，我深深地了解他。我记得他说过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：“当我沉默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……”他又说过：“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，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的一生的幸福，但是追求光明的努力，我没有一刻停止过。”

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、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，他的“充实”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。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。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，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，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拆。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，不写不行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。

——尽管从未谋面，但是始终热切地关注着文坛的冰心已经比较地熟悉和了解巴金，所以才能够理解

他的忧郁和沉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后来有了新的发现：当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，他就比谁都健谈！虽然他的话始终带着较浓的四川方言口味，也不是谁都能轻易听得懂的。

“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！”

1931年冰心长子吴平出世，1935年长女吴冰出生。1936—1937年，她随丈夫吴文藻到欧美游历一年。回国来正赶上“七七事变”。是年11月，二女吴青出世。1938年，举家内迁云南昆明，冰心带着孩子居住在郊外的呈贡县。在此期间，巴金曾带着未婚妻萧珊到冰心在呈贡山上的家拜访，给冰心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

1940年，冰心的父亲在北京逝世。冬，冰心应威尔斯利大学校友宋美龄之邀由云南前往重庆，参加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。后有朋友以该委员会内部情况复杂相告，冰心当即将聘书和薪金退回。因年关迫近，而冰心生活费用拮据，遂答应为《星期评论》撰稿。这就是以“男士”笔名发表的《关于女人》的一组文字。她后来回忆说：我那时——1940—1943年——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，有卖稿的必要（我们就是拿《关于女人》的第一篇稿酬，在重庆市上“三六九”点心店吃的1940年的年夜饭的）。

当时，吴文藻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当参事，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里。1941年他们用卖书的6000元钱在

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上购买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土屋，冰心和孩子们便住在那里。

冰心的著作，此前大多是由北新书局出版。在抗战以前，北新书局每月给她寄《冰心全集》的稿费，抗战以后，就没有了。巴金对她来重庆后的困窘处境有所了解，对她当时的经济情况十分关心。1940年12月7日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“欢迎来渝作家茶会”。周恩来代表中共出席，茅盾、老舍、郭沫若、田汉、艾青等70余人出席。冰心和巴金也参加了这次茶会。大约就是在这一天，巴金同冰心谈起她的著作，说：“你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。”

冰心说：“这事就托给你去办吧。”

巴金回答：“好，让我给你重编一下。”

就这样，巴金接受下来她的委托。他找来了北新书局于1932—1933年出版的《冰心全集》，在征得冰心的同意之后，改用《冰心著作集》这个总名，编成了《冰心著作集之一——冰心小说集》、《冰心著作集之二——冰心散文集》、《冰心著作集之三——冰心诗歌集》三册。除了诗集没有增补外，小说集增加了《冬儿姑娘》、《西风》等数篇，散文集增加了《游记》和《新年试笔》两篇。而冰心1940年初撰写的《默庐试笔》及译作《先知》，因原稿散失，一时又无法找到发表《默庐试笔》的香港《大公报》和1931年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《先知》，巴金只好暂时付之阙如。

编好之后，巴金在1941年1月写了一篇后记。

然后，他给冰心写了一封信，告诉她《冰心著作集》编辑的情况，建议将集子交给上海的开明书店出版，并顺便询问她对于版税的要求。

阴历 1940 年除夕，冰心给巴金回信。她说，开明版税还是按照他们的惯例，随它一年分几次给都行；同时询问巴金，可否请书店预支 1500 元版税以偿还她在上海的一笔最好在阴历年底前还清的债务。她在信中表达了对于巴金热心帮助的由衷感激。

1941 年 7 月，巴金偕萧珊前往呈贡龙街沈从文家小住数日，其间与冰心聚晤，畅叙别后。

1942 年 12 月，巴金对《冰心著作集·后记》进行重写。在这篇后记里，他谈到了当年冰心作品曾经带给自己的温暖和安慰，他这样写道：

“我抑止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。固然我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了，可是世间还有着不少的孤寂的孩子。对那些不幸的兄弟，我想把这《冰心著作集》当作一份新年礼物送给他们，希望曾经温慰过我们的孩子的心这册书，也能够给他们在寒冷的夜间和寂寞的梦里送些许的温暖吧。”

1943 年 7—9 月，开明书店陆续出版了《冰心著作集》散文集、小说集、诗歌集。

因为冰心需要稿费，1943 年 9 月，她将《关于女人》集子交给天地出版社出版。当年的国内各报都称“《关于女人》销路极畅”，美国的文艺杂志亦称誉《关于女人》是“重庆最畅销的书”。然而天地出版社却声称初版 5000 册除了雨渍鼠咬之外还有一二百本

没有售出。冰心很不满，因为她发现在重庆、桂林、昆明，甚至于曲江、西安的坊间，都有《关于女人》出售，事实并不真像天地出版社所说的那样。

巴金知道冰心一家那时的贫困，1944年，他便帮助她将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，并由冰心进行了增订，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。1945年11月，署名“冰心”的《关于女人》增订本由开明书店出版。从那时起，一直到后来冰心远在日本期间，开明书店每次再版时都给在北平的谢家寄去稿费。

巴金的“屡次费神”雪中送炭赢得了冰心的尊敬。吴文藻先生也曾不无感慨地对冰心说过：“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。”

1941—1945年，冰心居住在歌乐山上的时候，巴金这位“真诚的朋友”每到重庆，必上山去看望她，也同她谈及自己的创作。他走后，冰心在深夜深黑的深山深林里，听到杜鹃不停的一声声叫唤，就会联想起这个“在暗夜里呼号的人”，这位爱着祖国和人民、为着人类的痛苦而呼号、心里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热情的青年作家！

爱国的学生竟不如汉奸

1945年，抗战胜利，冰心由重庆返回北京。巴金则回到上海。1946年12月，巴金获悉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组组长，并携全家

赴日。

赴日后，冰心和巴金始终有书信往来。1947年5月8日，她致函身处上海的巴金，她大约在15日左右可到上海，嘱他同居住在施高塔路四达里22号的赵文阁联系。从1941年起，冰心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，任参政员。此次回国，就是为了参加参政会末次会议的。

在南京，冰心参加了一次十几个作家的茶会。在茶会上，她又见到了老友巴金、靳以等人，谈起了发生在京、沪等地的学潮，大家都认为国民党政府对待学生连对待汉奸都不如。汉奸在监狱里，病了，还把们挪出来，送到医院；但学生受伤了，却从医院里抓进监狱。在南京，军警对付学生游行请愿极其粗野，对女学生尤多侮辱，连许多旁观的外国记者都为之愤愤不平。在上海，学校里的特务们大清早便闯进女生宿舍抓人，女生们还穿着睡衣就被从被窝里揪出来……谈到这一切，作家们都很愤慨。

此后，国民党曾要冰心参加竞选国大代表，冰心谢绝了。是年8月，她再度赴日，随行将巴金送她的一些书带到了日本。

12月17日，巴金致函冰心，请她为一位姓黄的朋友题字，并向她提及自己计划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。冰心于1948年4月8日复函，谈到自己忙乱的生活和大家一致的黯淡的心情。

是年，冰心在日本发表《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》，其中提到了巴金以及他的小说《憩园》和《小

人小事》。

1949年，在东京大学所作的一次题为《怎样欣赏中国文学》的讲演中，在谈论新文学的特性时，她认为巴金的小说“应该阅看”，同时涉及了其作品的四川“方言化”。

1949年10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祖国解放的消息传到东瀛，冰心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。

1950年，冰心已同吴文藻计划返回祖国。他们让长子吴平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，首先离开日本。当驶往香港的海轮抵达天津塘沽时，吴平便按照预先的安排溜下船，把缝在裤腰里的他父母给国内的信送交了有关方面。

次年，美国耶鲁大学聘请吴文藻到该校任教，他和冰心便以此为由获得了赴美护照。于是，他们即刻乘船离开日本，不是向东去美国，而是向西到达了香港。一到香港，北京方面就有人来接。秋季，冰心辗转回到了四年多来魂牵梦萦的北京。刚回北京的第一年，为了保护其他欲从日本返回祖国的一批人的安全，冰心全家暂不公开露面。

巴金仍是个调皮的孩子

从日本归国后，在北京，在上海，冰心常会看到快乐的精神饱满的巴金，和他的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每次她到上海，巴金和靳以一定来接她。大家一同去逛城隍庙，买糖，买小吃，参观鲁迅纪念馆……1959